

一位禪師臨終前的懺悔與教誡

那個禪者，是我多年的好友，得了不治之症，在禪坐中面對死亡，參悟死亡。作為好友，臨終前我經常去看他，聆聽他的教誨。我每去，他總在端坐，消瘦的臉上帶著微笑。

我們坐下聊天，他說：“我一生被虛名所誤。雖然外面看著風光，出了書，有人跟著我學佛，可我知道，自己並沒有真正開悟，也沒有明心見性，現在想來，聰明反被聰明誤。”他說得很誠懇。

我說：“古來宗師，不是也有臨終開悟得道的麼？”

他說：“那是大修行，放下萬緣，一靈炯炯，不是我這種聰慧的小根器，我一生太聰明，太有才，太有情，因此有太多的放不下。”

我又問：“那你最近如何用功？我每次來，你都在禪坐，我不忍心打擾你，在外面念佛，為你祈禱。”

禪者淡然一笑，說：“謝謝。生死大事，何時死，乃至來生何處投胎，我還是知道的。”

我說：“這就是大修行啊，你都知道你何時死，投胎何處，你還沒開悟？”

禪者有點赧然，說：“這只是功夫，與開悟沒關係，更與明心見性沒關係。

我出生到三歲，就能記憶投胎的因緣，長大後學佛來求證這因緣。

我此生很早就知道自己‘生從何來’，一生的修行只為完成‘死向何去’，現在能知道死期，不過是預知時至而已，死向何去，我也知道了，不過還是那句老話：‘再入輪回做眾生’我的內心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怖，這點粗淺修行離得道或開悟或見性還遠著呢。”“那你最近如何用功？”

禪者說：“一心懺悔那些業障，從內心淨化。我是一個將死之人，要在臨死前，把內心清理乾淨，這幾月我一直在懺悔。

懺悔我造的業，懺悔我做過的錯事，懺悔自己沒能真正盡孝，

懺悔自己曾經傷害過朋友、親人，懺悔曾經說了很多妄語，在修行上，未得言得，未證言證，自負輕狂；

懺悔自己曾經口是心非，說了不少是非，惹了不少麻煩，給他人帶來了不少傷害；

懺悔我對愛過我的女人帶來的心靈上的傷害；

懺悔自己的無知對同修帶來的誤導……”

禪者說了那麼多可懺悔的事情，說時還會流淚。

他對我說“一個人，在臨終前的大懺悔，就是‘放下包袱，輕裝上路。’”說到這句，他笑了。誰都知道“上路”意味著什麼。

他要我找來一個農村人洗衣服用的大鐵盆，要我幫他把平生的文稿搬來，足足有一米高，要我當著他的面燒了。

幫他燒？我不忍心，說：“這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，多少出版社找你要書稿，為何要燒？不是很好嗎？”

我不幹。

他說：“你不燒，那我自己燒。這些沒有價值的東西，不燒何用？我沒有得道，那些知解宗徒的文字，到頭來都是魔障，我自己是清楚的。

燒了書稿，以免貽誤後學，以免增我罪過。沒有真正明心見性，所談所說儘是野狐禪啊，你想讓我墮落地獄嗎？”

他沉靜地說：“我一生說法講經，辯論是非，因為沒有得道，沒有見性，說了妄語和見地不正的話，報應在身，得病在口腔、食道、胃。”

他的臉越來越消瘦，因為坐禪，精神尚好。

我和他一本一本地燒他的作品，包括他的日記，不少還是用毛筆寫的，字跡工整。

大冬天，我們以書稿取暖。

看著他的淡定與超然，我很感動，也想，我死前，要像他一樣，燒盡自己所有的日記、文稿，不留那些雜碎，乾乾淨淨，毫無牽掛地離開。

我的念頭一動，他笑了，說：“別學我，學我沒出息。”

我來過多次，禪師都說在懺悔業障，懺悔過惡，他對我說：

“口業最難懺悔，這一生中，我講經說法，口出妄語，說人是非，口業大如山嶽。”他歎口氣說，“儘管口業深重，我還是要懺悔清淨了再死。

看來，我比預期的日子要晚死一月，這一個月專門懺悔口業。

修道學佛的人，口頭禪也造業啊，何況我口業不淨，說是非，爭曲直，談邪見，不知這一個月能否懺悔清淨。等我懺悔清淨了，就是我要走的日子。”

作為多年亦師亦友的人，我還是難過，問他：“你要走了，有什麼話作為對我最後的忠告？”

禪者說：“我知道你的未來之路，但不能說破，說破就是害你。未來的路在你心中，你如果能在夜裏靜坐內觀，也會知道的。

我這一生的經驗，能告訴你的，就是：

沒有得道、沒有開悟見性前決不為師，為師就害人，誤人子弟即誤人性命，果報嚴重，我的報應就在你眼前，所以，決不好為人師；

其二，你開悟見性，還要保任修行，修出更大的本領後再出來弘揚佛法，即便你有了弟子，記住，不要接受他人供養，決不剝削弟子。江湖上的事情我見多了，很多老師把弟子當僕人馬仔使喚，那個罪過很重；

其三，不要輕視任何不懂佛道的人，哪怕他們見解幼稚、錯謬，都不能笑人，我這一生笑了很多見解錯謬的人，結果自己遭到報應，每一個沒有開悟的人都是未來佛，一旦開悟就是大師，你怎能嘲笑大師？這道理我懂，但習氣、傲氣使然，給自己招了不少禍端，最近一月所懺悔的，就是我曾經輕視過他人；

其四，你以後去參訪他人，哪怕外道宗師，也不要帶著成見去參訪，不要比較誰高誰低，人間有無數菩薩化身教誨，外道中何嘗沒有菩薩教化？不要帶分別心和成見，你一心聆聽，內觀，內智自生，生而不住。

我過去好辯論，好爭鬥，口誅筆伐，結果自己得了咽喉癌、食道癌，罪孽深重啊。”

他說著眼淚流下來了，是懺悔的淚，是悟達的淚，也是教誨的淚。

他用淚眼看我，“記住了？”

我說，“記住了。”

我這十餘年來也有一點點虛名，來拜師的人偶爾有，我深記禪者之戒，從來沒有收過“徒弟”。有人給我磕頭，我就趕快跪下給他磕頭。這都是禪者的教誨。

一個月後，他說：“我要走了，還是投生西北吧，西北窮一點，但人厚道，佛道的根源甚深，不像江南人，拿佛道賺錢，也不像東北人，骨子裏並不敬佛。我就投生西北，咱哥倆有緣，三十年後，還能再見，那時你是大哥，我是小弟，你可要幫我。”

我們都笑了。

我說：“我向你學禪時不上進，你踢過我，那時該我踢你囉。”

他說：“踢狠點，爭取在你一踢之下，我當場開悟。”

他真的在認定的那天坐化，肉體火化。

我分取了他一點骨灰，來京時還帶著，有一年，我發現窗外長的竟然是海棠，秋海棠，這才想起他的那首臨終詩：海棠風過蟬魂香，寥廓青天是故鄉。再來求道道安在？康寧福壽非吾望。

我恍然大悟，就把他的那點骨灰撒在窗外的海棠樹下。

窗前原先有棵松樹，看了兩年，社區的物業把松樹移走，種了海棠，大概有五年了，夏天，海棠葉茂，無數鳴蟬在海棠葉下歌唱。

海棠花紅的深秋，蟬聲已息，夜是那麼安寧，安寧得讓人猛然間不太習慣沒有“蟬嘈”的夜晚，“禪嘈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”。

蟬鳴聲不斷，顯出深林般的寂靜。

我家住在一個叫“康寧居”的社區。《尚書》把“福、壽、康、寧、善終”當成人生的五福，那個禪者不求人間的五福，只求大道。

他最後一次顯露神異，預言了我未來的居處，他的骨灰會滲進海棠樹枝。

他說這些都是無常的，離大道、離見性還很遠。

就他這樣的修行還是沒有了脫生死，沒有開悟，沒有見性。

寫這篇文章時，禪者已經坐化十多年了，想想自己的修為，慚愧啊。

那個禪者是誰？我不願意說出他的名字，他把一生的文稿焚毀，不希望有人記住他。

我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我會在茫茫人海遇見他的，不論是否認出他，我們總會有緣遇見，盡未來際，會遇見他，在那個了無分別的本地風光裏會回遇見他。